

四月，樱花一夜白了。粉嫩的花瓣，一朵一朵，立在枝头，舞在风中，落在路边青青的草地上。风中弥漫着花香，让人沉醉。漫步在岳西菖蒲镇的樱花大道上，心情舒畅而开阔，天是碧蓝碧蓝的，水是清亮清亮的，游人是喜笑颜开的，就这样漫步在风中，阳光明媚，温暖和煦，空气甜润。

菖蒲。立在河水边，溪涧里，石缝中。我的目光沿着河道搜寻，像找一个多年未见的老友。多么希望临水而立的菖蒲，翘首期盼，等着我穿越落英缤纷的花径，越过流水潺潺的小溪，跨过溪涧里嶙峋的怪石。这是多么美好的相聚，相对无言，风声萧萧，流水潺潺，莺声呀呀。

沿溪而上，是袁家古渡。撑船的老人，已不知去向，竹筏孤独地等候在水边。路口一张大广告牌，一群羊，拥挤拥挤，准备上船过渡。一只小羊羔，可能是竹筏晃动，紧张不安地回头张望，一只老山羊，闲庭信步的样子，悠哉悠哉地跟着队伍，已经上船的那一只，仰着头，像是在呼唤同伴。

想起韦应物的古诗“结茅临古渡，卧建长淮流”，古人享受的是慢生活，是诗意而浪漫的，意境高远的。在古渡口结庐而居，面对河水汤汤，一路铿铿锵锵。抑或醉卧沙滩，听鱼儿窃窃私语；亦或挑灯夜读，山风阵阵，呜呜低鸣；河水哗哗，半夜风起，浪打竹排，惊起几只山鹰，叫的凄厉。“寒山独过雁，暮雨远来舟。”渡边隐居，却不寂寞，夜深了，明月来访，照着案几上的菖蒲，儒雅通达，有君子之风。

从袁家渡出发，往潜山，至石牌，再汇入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曾经千帆竞渡，多么辉煌。山区的茶叶、药材、木材，进入安庆、芜湖、南京等都市，立即成了抢手货。这条水路，是一条贸易之路，也是传播文化、传播文明之路。

“水路即戏路。”1896年的春天，菖蒲镇水畈村一个排工家生了

灶间在老屋最西头，是一个披厦，却进深较大，能容纳乡村厨事所需的那些物件。灶台，橱柜，案桌，水缸水桶，坛坛罐罐，外加一个木鸡寨。

灶台是多圆状的结合体，弧度优美。灶上一般都安有两口铁锅，大小略有差别，在两口锅之间空余位置上，再安一只或两只拢口粗肚的汤罐。汤罐里装上冷水，炊事中，水便一同热了，可供洗漱，也可饮用。偶有一只白底蓝边的精致的小茶碗，碗底茶芽碧绿，汤汁清冽。

母亲总在灶间居多，操持全家一日三餐，忙碌的间隙，母亲端起那只茶碗，先要看一会，像是打个招呼，然后轻轻抿一口，再抿一口，或抬头，凝望远方，像看什



◇边走边看

寻觅菖蒲

欧阳冰云



春水 李海波 摄

一个男孩，叫张廷翰。临近天仙河的水畈村，文风昌盛，尤其是水畈灯会蜚声潜岳。办灯会，就有民间草台班子登台唱戏。从小耳濡目染的张廷翰，嗓音清脆，长相清秀，宛如山涧中的菖蒲，清瘦儒雅，孑然独立。他一登台就备受乡邻喜爱称赞，很快就家喻户晓。

“风吹杨柳条条线，雨打芭蕉朵朵鲜。”张廷翰反串女角，他一开嗓，就赢得了热烈的掌声。这是他第一次在石牌镇初露头角，演《游春》中的少女赵翠花，这出戏有做有唱，有喜有悲，难度很高。张廷翰身材清瘦，举止轻盈优雅，嗓音婉转，将赵翠花的天真烂漫、情窦初开、相思愁苦，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张廷翰创办良友班，创编黄梅戏《双救母》，后被改编成《女驸马》，成为黄梅戏的标志性剧目。

穿过一片茶园，处处是低头采摘的茶农，一个年轻的采茶郎，骑着摩托车来采茶。问他可会唱黄梅戏，随口就唱：“蜜蜂花从闹声喧，蝴蝶路前舞翩翩……”却是《游春》中的词。那年轻的采茶郎，斯文秀气，谈吐儒雅，是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。

茶园周围的村道两旁，种满了桂花树。虽然错过了花开的季节，但从当地人的介绍中，仍能感受到芳香浓郁，沁人心脾。令人惊喜的是，我终于在桂花树下寻觅到一片菖蒲。树下水沟，村人从河边随手挖来几棵菖蒲，扔在水沟里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偶然路过，发现新生出一大片菖蒲。

蒲草幽幽，带着山气、野气、静气、雅气，像山里人家的读书娃，日夜苦读，静心养性，腹有诗

书气自华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总是带着书卷气，带着文雅味，洒脱自信，儒雅通达。

轻抚菖蒲，碧叶似剑，根似白玉。菖蒲耐严寒，安淡泊，有水滋润就能存活，哪怕是在溪涧的石缝中，无土也能长得葱郁茂盛。“薄暮欲归仍伫立，菖蒲风起水泠泠。”唐朝诗人李建勋喜爱菖蒲，我亦热爱。我爱菖蒲的高洁、淡泊、坚韧，我更爱菖蒲的暗香，不张扬不显露，在深山溪涧中，活得儒雅洒脱。

去白云村，很惊险，感觉被抛向了半空，不敢回头，不敢朝山下望，只好一直仰着头，看蓝天，看白云，看飞鸟。山路十八弯，山山相连，绵延起伏。白云山上有白云寨，寨主夫人端茶倒水，殷勤备至，一看就是勤劳致富人家的贤妻良母，“山中何所有，岭上多白云”。寨主热情好客，亲自带我们至山顶的观光亭。漫山的杜鹃，开得热烈，开得奔放，开得轰动，热热闹闹的。白云寨主说，白云山上也有菖蒲，长在深山，在溪涧，在暗流，不显不露。

白云深处有人家。在山的褶皱里居住着那么一户或几户农家，群山环绕，远离闹市喧嚣。看不到他们生活和生产的场景，但可以想象得到，他们一定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。“好风终日起，幽鸟有时来”。山中岁月，静谧而安宁。我敬仰这隐居在山里的山民，他们活得通透，活得潇洒，活得诗意，“筛月牵诗性，笼烟伴酒杯”。这该是多么令人向往的生活，在白云相伴的山湾里，山民慢慢活成了一株株菖蒲。

白云寨前有风水塘，塘边种植垂柳、石楠、杜鹃，正是莺歌燕舞的时令，漫步池塘边，见“鱼儿桥下闪银鳞，鸟儿枝头展翅鸣”，却是旧事戏里的光景，真是山水有清音。

返程的路上，几次停车去溪涧边寻觅，想觅一棵菖蒲，却未能如愿。归来，坐在月光下欣赏菖蒲的美图，却闻到风中暗香阵阵，久久不散。

好茶！对于茶，母亲说不出那些花言巧语，但母亲是懂茶的，“好茶”两个字，道尽一切。

有一次，我用手机搜索到一首采茶民歌，外放出来，旋律像清泉一样流淌。正在喝茶的母亲，突然偏过头，用心倾听着。这曲调，不同于母亲以往听过的《天上布满星》和《小曲好唱口难开》等老歌曲，也不同于母亲所熟悉的那些黄梅小调。我没有说，母亲也没有问，只是静静地听着，一边听，一边喝着茶。一会儿，母亲靠在沙发上，在音乐流淌中，微闭上眼，恬静，安然，像沉入到一场梦里。

壬寅年九月，母亲走完了一生艰难旅程，抽身而去。

母亲姓汪，外公给取的名字曰“叶梅”，成家后，为了和我父亲名字相适配，祖父为其更名为“叶青”。外公是个旧式手艺人，家道尚可。在母亲后来的言谈中，到我丁家来以后，她在生活上着实下降了一个档次。惟嗜茶，起自我家。

南山叶青，北水波秀。现在，母亲与先行而去的父亲，安息于茶园旁，那里云绕雾缭，应该有茶的清香。

一碗茶

丁贤玉

么，又像不看什么。

我正处在跟脚的年龄，常常围着灶台转，母亲的一举一动自然逃不过我的“监视”，在我热切饥渴的眼神下，母亲端起茶碗，弯下腰，递到我嘴边，顿时，一股苦涩进入到口腔，滑进喉咙。幼小不识茶滋味，不免失望，索性站到户槛上，看 downstream 渡湖，湖面碧波荡漾，辽阔向远；远处，雄浑的大山如落幕，沉稳而朦胧。我不知道，在那一片大山中，生长着万千茶树。

其实，精致的盖碗茶并不常有。每年茶时，上好的细芽，都被母亲制成精品，收藏起来，用于待客。茶具远不如现在精致且品种繁多，乡间多用大茶壶。茶壶也很好看，高高的圆筒形状，上有金属拎环，质地白釉，细瓷，手感滑腻。

外观描绘各色图案，有花草，有鸟兽，也有人物，栩栩如生。人物多为旧时仕女，容妆打扮，殊异今人，蕴含古意；饮茶时，似在和古人交谈，别生雅趣。

我家也有茶树，在门前一块地的后坎上，一大排，整齐有序。母亲打理它们，应时采摘、制茶。于是，在外谋生的我，每年都能喝到家中的新茶。

奈何，母亲晚年时，为病症所苦，头晕，骨疼，失眠，便秘；后来又腿脚不便，视力减退，更是无法打理茶树，只得任其荒芜。我便买茶叶，本地产绿茶，很对母亲长久以来的胃口。泡好茶，我端给母亲。一如几十年前那样，母亲双手捧了茶碗，注视一会，闻一闻，然后轻抿一口。良久，母亲说，嗯，